

詩 集

午 夜 小 唱

雷 歌 著

小 草 之 二

午夜小唱

雷歌著

媽，千里外

請您加意珍重

——夢

目錄

歌勝利

歌勝利……………一

春……………五

到機場去……………七

午夜小唱

午夜小唱……………一一

春到桂南……………一三

詠苦烟樓……………一六

詠桂林	一八
野孩子	二二
夢	二三
勞軍勸捐	二六
三等車上	二九
爲詩莽而歌	三三

### 遊黔亂唱

幽靈	三七
蒼鷹	三九
假如有人問我	四二
衝生處	四四

符……………四六

河濱公園……………四八

## 從前的人間天堂

從前的人間堂……………五〇

我從遠方歸來……………五三

寫在後面……………五九

# 歌勝利

一

在黑暗裏

在重壓下

在侮辱中

我們度過了八年

長長的八年

八年中

我們苦痛

我們呻吟

我們掙扎

這些有如一場恐怖的大夢

現在

東方已呈現魚肚白的曙色

勝利的炮聲把我們從夢中驚醒

「勝利了！

勝利了！

啊！勝利了啊？」

一一

人們說：



「勝利了！」

勝利了！」

可不是？勝利的炮聲

飄過都市，飄過

鄉村。響徹了

平原和山岳，看啊！

一隊隊的人去迎接勝利

勝利的勳章掛在

老爺雄糾糾的胸膛

撒在小姐美麗的衣襟

去呀！讓我披上這件

破爛的大衣，也去  
迎接勝利，但是

「勝利，勝利

勝利在那裏？」

# 春

據說來了，春來了

昨日已經立春

這個消息傳遍了

全世界，傳到那

鄰家的大花貓

昨日和今日

牠整整找了兩天

找遍了屋頂，找遍了

竈頭和牆角

「春在那裏？」

春在那裏？」

牠煩燥地噪囂

又無可奈何地悲叫

「咪嗚，咪嗚……」

這，震撼了每個

少女的心，更惱怒了

等待征夫的年青婦人

一九四六、二、五晚廣州潔苑

# 到機場去

到機場去

到機場去

擠上去呀！用盡

吃奶的力擠上去

擠上那架大卡車

拉着我呀！阿嬌姐

啍呵！來來

幫幫手拉一拉呀！

阿生哥，把我拉上去

嘻……嘻……嘻……

嘻……嘻……

嘻……

一示……示……示……

哈……哈……哈……

野種們笑什麼？

你們知道麼？

今日沒有工做

今晚便沒有米下鑊

我不會叫

也不能叫——

「哈囉，頂好頂好

來，我和你睡覺」

但是我們要食飯

我們要溫飽

「Get out! Get out!」

你們外國先生，番鬼佬

爲什麼不豎起拇指說：

「頂好」，而這麼不客氣

大老爺還要我們叫你

——好朋友

Good friend

但是我們不喜歡呢！

別動手動脚的

你們毛茸茸的東西

請遵守我們的規矩

別動，我自己下去

一九四五、九、九、柳州



# 午夜小唱

愛的

睡吧

不要驚慌

那不是東洋炮響

那是鞭炮

黎明的先聲

愛的

睡吧

不要狐疑

那不是鬼子的履聲

隔壁二嫂買不起布鞋

削對木屐來替代

愛的

睡吧

不要胡思亂想

更不要迷惑那萬種空響

我們還需要休養

明天好迎接更大的紛忙

一九四一、四、一、於劫後南寧

# 春到桂南

春

掠過市空

也飄着妖冶的旗袍

舐觸着顫動的乳峯

更盪漾老爺們得意的淺笑

他們慣以百元巨金

買賣一個溫柔的春宵

淫蕩，掩埋了深廣的仇恨

春

給苦難同胞

帶來溫暖的大衣

從破洞

從瓦縫

披上瘦稜稜的身體

輸與滿身活力

他們已從昏迷裏蘇醒

清楚了誰劫去溫飽誰是敵人

春

照耀了

每個爲祖國奔忙的健兒底臉

雖然他們的衣服這麼襤褸

吃的這麼粗糙

他們仍不倦地提着筆和槍

在後方，在戰場

在戰鬥，在歌唱

一九四一，春，南寧

# 詠苦烟樓

在這裏伴着我的是

那些前人專爲愚蠢的

後代留下來的——

書堆

除外

就是這盞暗淡的

燈，和偶然在

窗前飄過的

紅的雲和白的雲

還有，還有

耗子和烟都是這房子的

常年拜訪者

他們多從容，多窈窕

前者好像

暴發戶那麼可憎

後者却是

妖冶的娃娃

專會迷人

# 詠桂林

一

把杉枝批灰

高舉在門口

骨子裏幾條腐朽的柱頭

繫幾行低矮的籠子

整個都是這樣的

那是呵！

那是桂林



強迫村姑娘穿上摩登裝

讓地痞也跳上假洋房

給那些可憐又可笑的一羣

來裝點這大後方

成爲萬人嚮往的繁華都市

那是呵！

那是桂林

一一

叮囑你

灑江的流水

無庸喧天地囂嘩

（囂嘩也無用！）

積匯各方的濁水污泥

來培育，培育呵！

培育健鬥之花

浮華的街市沒有花

艷裝的襟頭沒有花

山洞裏鬧着丁丁的歌聲

黧黑的臉響着爽朗的笑  
花

開遍了山頭

開遍了郊野

一九四二，九，二一粵北

# 野孩子

他抹去額上的唾沫  
再抹去額上的唾沫

他閃開這一掌

又避開那一腳

罵他吧

索性塞起耳朵

狗和石仔恨他到

任何一個角路

呵！

他就是在這無火的  
無火的日子裏過活

他在這無星無火的冬夜裏抖着

今夜他遠遠地看見

前面有一星星野火

火遙對他說：

「孩子，撇開你的惡夢

丟掉那破碇爛籬

來呀！快走

我能給你光明，給你溫暖

跑呵！不要耽擱了時候」

一九四二、一二、二〇、坪石

# 夢

——遙寄媽媽

是暮蒼色茫的黃昏

她孤零仃地躺在臨窗的床上

這個也有如

黃昏歲月的婦人呵！

噙着兩顆晶瑩的淚珠

凝望灰暗的原野

等待那遠地的征兒

當我認出

她，就是我的媽

媽已經舉地

咽着最後一口氣

我從夢裏泣醒來

唉，猶不勝悲哀

但是，媽

你不也憎恨嗎？

誰搗毀我們的理想？

誰奪去我們的溫暖？

媽，等着吧

那日，家鄉也能

開放美麗的鮮花

我準回來

但願這祇是夢

媽，千里外

請您加意珍重！

加意珍重！

一九四二、冬於坪石

# 勞軍勸捐

拉住他們

那些濃裝艷服的小姐

拉住他們

那些光頭髮穿漂亮西裝的少爺

拉住她們

那些神氣十足的太太

拉住他們

那些紙票脹得肚皮快要爆裂的老闆

拉住他們



那些呵！闊掉的那些

老闆，太太，少爺，小姐  
來！

解囊捐些

一百，五十，十元隨便幾毛子

我們不是收——買路錢

更請不要疑心用來招待我們自己

這些錢是將用來送去前線的

你看，天下着牛毛細雨

你們走在柏油路上，有些還躲在公館裏

可是，戰士們在前方浴血冒雨

呵！老爺，你祇有一元單票

太太，你有五角零錢

小姐，你羞人答答地

躲在先生的腋下過了關

老闆，你的肚皮快要脹破了

還說：沒有錢

呵！你拉車的捐十元

你擦皮鞋也捐五元

還有誰？來呀！各位同胞，各位同志  
捐多，捐少，我們都不嫌氣

一九四二，雙十節，曲江

# 三等車上

我們同是在黑夜中前進的列車

這，本來是個月夜

可是月姐躲在雲叢中

原野是多麼迷濛

人們都在迷夢中

看呀！有些年青人

在迷夢中霸佔了老人的座位

有些××硬把頭鑽到傍邊的

女人強作妍頭

香港少爺已失去往日的威風

關東青年站在車廂外

唱千里外的——故鄉

可是人們都沉迷各自的夢

那個垂聽他的歌唱？

你們北方小姐和南國老爺

在簽什麼密約？

是不是約定到什麼站頭

什麼旅店，開房作樂

呵！我真讚美

讚美那神通的文字

雖然言語不通  
也能使你們不致隔膜

放心吧，小偷們

動手呀！

我已閉上眼睛

但是，切勿向那些

窮人下手

對了，那些吝嗇的商賈

那些……：

好，讓我也做個

「劫富濟貧」的

英雄夢！

一九四三春記於新贛南

# 為「詩莽」而歌

（同時哀「文化林」）

山花已不在這裏抽芽

更無從結葩

因為這裏不但來了

愚夫愚婦，更來了

野牛和野馬

他們呵！要把牠們擷摘

把牠們踐踏

所以山花已不在這裏開花

說不是把脚一伸

伸到那巍峨的喜馬拉亞

頂穿山頂的積雪

試開一朵美麗的鮮花

「健行」的駝鳥

已回漠北去了

會露一面的「詩兵」

早不在這裏紮營

湘水已將乾涸

鼓不起潮浪

美麗的「海鷗」



兜了幾個圈

去了，遠去了

這個林子，祇賸下

幾莖枯枝

我也再不留戀

鶴子，來！

把我駝到別的名山去

下面那一片綠是什麼呀？

鶴子，給我低飛一點

兜一個圈圈

呵！我要給這莽原唱枝歌

笛子呢？

讓我吹一吹

1 2 3 4 5—1

一九四三春寫於坪石

一九四四春憶記於樂里

# 幽靈

躺在街邊微微顫動的幽靈

你在想什麼？

想你的家？你的田園

你的父母兄弟

你美麗的妻，可愛的兒女

放心吧！

他們都在被人們——優待

說不定她們已變了

萬人崇拜的——神女

他們已去到西天的

——極樂世界

一九四五·五，一五，**安順**

# 蒼鷹

我歌頌，歌頌這裏的  
蒼鷹，牠們是這裏唯一  
勤懇的清道夫  
從清晨到黃昏  
盤旋在市空上  
瞰察什麼地方丟了死老鼠  
或牠們毒死在那間屋頂上  
牠們便勇敢地  
飛擲下去攫取

全不像那些花貓

忘記了自己，儘日

咪嗚，咪嗚地

偎在主人的懷裏

閉着眼請任人們玩弄

祇貪圖些不正當的賜與

一九四〇，五，十七，安順

# 假如有人問我

假如有人問我：「在這裏

你愛變成什麼？」

那我一定要說：

「願意變成——蠅蟲

因為這裏的蠅蟲

可以恣意地生長

不論摩登少爺身上

時髦小姐的乳房

都可以自由地吸吮

告訴你，這裏的人們  
叫牠們——富貴虫  
所以他們一生祇有

「三洗」

一身換汗衣祇說個

「四季」

就因為他們都不願意  
不願意貧窮，不願意  
殺害富貴

我，是來自遠方  
身上癢癢的



我不慣，我不慣

茶房，來！

給我拿衣服去洗

我要赴澡堂

一九四五，五，十七安順

# 衛生處

我真笑那衛生處

在茶樓酒館貼滿標語

「防役時期，禁止生菓冷食

如敢故違，勒令停業不貸。」

限令打防役針的告示

也貼滿街頭巷尾

另一方面却不去打理

去打理滿街的死老鼠

讓牠們製造死的空氣

那到底爲什麼呵？

爲什麼？

……

啊！明白了，我明白了

有些人專以別人的「死」

來換取自己的飽肥

一九四五、五、十八、安順

# 符

一張黃朗，蓋上一個黑印

把牠買來插在頭巾上

就可以避邪免災？

你們一世紀前的可憐人

那古老愚的迷信。

但是，滿街死老鼠身上的

毒菌，是不會放鬆你們的

她們會大規模襲擊

你們，可憐的人們

不要說牠們無情  
原來是你們自己  
一個一個地走進

——墓碁

一九四五、五、十八、安順

# 河濱公園

在這惡濁的都市

想不到也會有這麼

快活的小天地

這裏沒有花貓和死老鼠

更沒有：

「哈囉。頂好頂好

今晚我和你睡覺」

那些淫蕩的呼叫

在「合作堂」裏

你可見到許些人  
閑適地下棋，打彈子

或者——哥羅必烈除

(Call Bridge)

在「河溜堂」的

他們多是用功地看書

樹蔭下一雙雙男女在

——囁囁地蜜語

擦皮鞋的孩子也偷空

在草地上打滾

艇子和人們在

南明河裏

游來游去

一九四五、六、三、筑

# 從前的人間天堂

我已回到了我的故鄉，這個

從前的人間——天堂

可是，這個天堂

已不是舊時模樣

昔日長蛇陣似的客商

已殭化成兩行濃密的

苦楝樹，排在路旁

（他們都是苦命人的呵！）

少女們往日當作樹葉吹的衣角（註）



如今已變成抹眼淚的手巾

寡婦孤兒的嗚咽

代替了往日的歌唱

夜半勾魂的笛聲呢？

再也聽不到了

呵！吹笛的後生哥

什麼地方去了？

什麼地方去了呵！

留下這破落的地方

這愁慘的地方

這麼寂寥

這麼淒涼

這、這、這

這呵！這就是

我的故鄉，從前的

人間——天堂

一九四四、九、十九晚樂里

註：我們鄉下唱山歌時，往往吹樹葉作聲和之，多數男女都有這種技術，如無樹葉，女人們便扯起籃竹布的衣角當樹葉吹，聲音一樣動人。

# 我從遠方歸來

一

我從遠方歸來

看見朋友的兒子乞食在街上

「阿狗，父親呢？」

「父親去征兵！」

「他不是獨子嗎？」

「大老爺說那是政府規定。」

「大老爺是誰？」

「是梁縣長，梁病星！」

一一

我走過菜市旁

看見一個屠戶悠閑地站在路上

「好生意呵！」

「蝕本啦！」

「爲什麼」

「要納重稅。」

「那攤呢！」

「大老爺經營。」

「大老爺是誰？」

「是梁縣長，梁病星！」

### 三

我和朋友走到高崗

看見兩個行商走在山道上

「他們挑些什麼？」

「槍枝。」

「挑去做什麼？」

「拿去換鴉片，可以賺大錢。」

「誰敢要錢不要命？」

「哼，怕什麼？是大老爺！」

「大老爺是誰？」

「是梁縣長，梁病星！」

#### 四

我又走到各鄉

看見幾個老農夫在磋商

「你們談些什麼？」

「他說：『姑念初犯』要罰我們光銀一萬。」

「爲什麼？」

「他說有人告我們是『漢奸反動派』」

「有證據嗎？」

「他，大老爺說：『有證據就得殺人』」

「大老爺是誰？」

「是梁縣長，梁病星！」

## 五

我去到朋友的書房

看見一封信擱在書檯上

「是閻嬪的信嗎？」

「媽的，學校考不成反爲惹起一場大風波。」

「爲什麼？」

「……大老爺把她們調戲，她們大大教訓他

一頓，後來××同學去訪問，他竟叫警

察來拉人。」

「爲什麼呵！爲什麼？」

「大老爺說他們私通奸情」

「大老爺是誰？」

「是梁縣長，梁病星！」

一九四五、二月構思在故鄉

一九四五、五月十八日寫於安頂



## 寫在後面

第一本集子出版之後不久，接着第二本又出現了，我希望這兩本集子是個開始，以後最好能够一本一本地繼續下去，使這些「小草」漫山遍野地蔓延起來。這，當然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做的事，我們得向各地作者伸手。

園地是公開的，稿不論小說，詩，戲劇，散文。且不限篇幅，長的够一本子更好，短的集得相當便付印。稿子一經刊出得致薄酬，這不在話下，不過得先坦白聲明，在我們的經濟未充裕之前多酬以書本，除少數的例外，來稿請寄廣西南甯興甯路天山書屋內小草編輯室收。

本來「之一」是黃流沙，戴星橋，黎叔子，呂亮耕諸先生的合集——心的聲音，因為篇幅太少，決意增多幾篇，所以把她移到第三本去。

最後我們得在這裏向陸軍兄致謝，因為他給我們不少的幫忙！

雷歌

卅五、八、廿八日

# 新書

中央理髮院 · 雷歌著

敘事長詩 定價350元

心的聲音 戴星橋等著

詩集 印刷中

馮玉梅團圓 宋人小說

(印刷中)

詞的認識 雷歌著

(附詞選) (印刷中)

午夜小唱 (詩集)

著者：雷歌

經售：天山書屋

卅五、九月一日出版

一——一〇〇〇